

原著

〔法〕达尼埃尔·梅纳尔

插图

〔法〕克里斯托夫·梅尔兰

翻译：刘思捷

地下室里的败类

黑月亮丛书

托尼

最新引进风靡欧洲的
法国侦探小说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DI XIA SHI LI
DE 地下室里的败类
BAI LEI

黑月亮丛书

原著：

〔法〕达尼埃尔·梅纳尔

插图：

〔法〕克里斯托夫·梅尔兰

翻译 刘思捷

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下室里的败类 / (法)梅内尔著; 刘思捷译. — 南京: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2.3

(墨瓦克丛书: 最新引进法国侦探小说/孙全民主编)

书名原文: Des Ripoux au Sous - Sol

ISBN 7-5346-2586-6

I. 梅… II. ①梅… ②刘… III. 儿童文学—侦探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J565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6398 号

地下室里的败类

Original Name: Des Ripoux au Sous - Sol

Author: Daniel Meynard

Illustration: Christophe Merlin

©2000 By Nathan/HER-Pairs, France

Chinese language © 2002 Jiangsu Juvenile and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经法国 Nathan 公司授权, 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上
述图书的中文简体版本。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本书的文字或图片。

著作权合同 图字 10-2001-110 号

书 名 地下室里的败类

责任 编辑 管旅华

美 术 编 辑 陈泽新

平 面 制 作 黄 菁

出 版 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14F、15F

邮 政 编 码 210009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 常熟市印刷二厂

地 址 常熟市大义镇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2.875

印 数 1-12,000 册

字 数 42 千字

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

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7-5346-2586-6/I·479

定 价 4.00 元

(江苏少儿版图书如遇印装错误请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1. 像只笼子里的猴子/1
2. 传唤证人/9
3. 诉讼/17
4. 一辆红色摩托/25
5. 双重安全气囊/35
6. 一盘要凉吃的菜/46
7. 你想要我的照片？/57
8. 回到小牢房/68
9. 假期万岁！/79

1. 像只笼子里的猴子

监狱，这就意味着要用十几把钥匙打开十几道门，才能来到接待室。这里到处是栅栏和铁窗，还有很多警铃。在入口处，看守检查你的探视证、你父母的同意书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。他们收去你的身份证件，搜查你的口袋，要你通过一道电子安全门，就像在机场那样。

我经过电子安全门的时候，那门叫了起来，是因为我的那个钢制皮带扣引起的。我只得取下皮带，我的裤子差点儿掉了下来。我一只手提着裤子，另一只手拎着瓶“节制酒”。

“这是给托尼的。”我说

“是的，他最喜欢罗纳河岸的酒。”看守说

我问看守他是否怕酒瓶里有毒药，有把手枪，有架梯子或有把金属锯子。戴着法国军帽的他哈哈大笑。他的同事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里。

“探视时间为一刻钟，”他告诉我，“我去找你的水手。”

托尼，是我在普瓦提埃认识的，当时我给了自己一个小小的逃课机会，去未来世界（普瓦提埃地区的—个科学公园）玩。

在那里我遇到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。我们深深地相爱了，因为我们两人是同类，她叫玛尔果，外号“小牛头”。而我，我叫里查德，外号“肥猪头”。不过任何人都不准嘲笑我们，这是最终的警告。

就这样，我在逃学期间认识了托尼，一个有前科的家伙，他很快变成了我的头号好友。问题是我的父母发布了寻人启事，警察也在找我。为了不让我蒙羞，托尼“借”了一辆银灰色的敞篷车把我送回了布尔加内夫的家中。

托尼就在那里被抓获，并被送回了监狱。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

可怜的托尼！这家伙，实在不能说他生在一颗幸运星下面。他妻子和他离婚了，而且他的女儿玛娅也不愿再见他。自从他被捕以后，我是第一个去看他的，而到此时，他已经被关了3个月了。他只能像只笼子里的猴子一样，在他那个小房间里打转。幸亏我给他带来的是红酒而不是香蕉，凭他的运气，他会踩上香蕉皮而跌断一条

腿……

“你笑什么，小水手？”

抬头朝喊我的那个声音望去，我认出了托尼。虽然他现在是个光头，脸色灰暗。

“没什么。”我辩解道，“我只是很高兴又见到你。”

他把臂肘支在铁窗后面的一张小桌子上，给了我一个长长的微笑，嘴巴咧得像道伤疤。这样，加上他脸上原先有的那道，现在就有两道了。我很激动地把酒瓶递给他。

“这……这是给你的，”我结结巴巴地说，“这是我爸爸的收藏品。”

“你偷来的？”

“噢，不！从去年春天开始，我就没有再偷过他一分钱！”

“这就对了，小子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！”

然后，他一边开罗纳河岸的酒，一边又说：

“来吧，为你爸爸的健康干杯！喝了这玩意儿，我该变变颜色了！”

托尼，他的脸色的确是白得像纯酸奶。我惊呼道：

“你脸色怎么那么苍白！你病啦？”

“还好，没什么，我没病。”

“那你怎么啦？”



“老呆在阴影里，你知道，这对晒黑皮肤不是很理想……这甚至很危险，因为如果你在透过铁窗的阳光下呆太久，你最终会像匹斑马……”

我再次大笑起来。我看着他一口气喝干了一小杯“节制酒”。他细细地品尝，重新盖上酒瓶，然后抬起他那绿色的大眼睛望着我：

“那么，里查德，在布尔加内夫有什么新鲜事吗？”

我粗略地告诉他，我明年要上六年级了，我父母的酒店被“米其林指南”加了一颗星，还有玛尔果和我，我们开始节食计划了。

“我也是。”他叹了口气说。

“你轻了多少？”

“我开始的是牢狱计划，小子。我减掉的那不是体重，而是小时……是星期……是月份……”

托尼，他看起来很失望。我突然想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的话：“在牢里，人会失去时间概念，白天最终会变得像黑夜一样。”

“幸亏我有你的天文望远镜，它可以和我做伴……”

“那是个普通望远镜。”我纠正他。

“那有什么区别？”

“天文望远镜装有反射镜，而普通望远镜配备的是透镜……对了，你常常用它吗？”

“当夜色清朗时是的。你说得有道理，它可以帮助你越狱……这就像读书一样，可以使你看到比鼻子底下更远的地方……用这个东西只有一个星球我看不到，那就是自由之星。”

一丝忧愁再次划过他的脸庞。我试着打消他的这些灰暗的念头。

“别担心啦。你很快就会从这里出去的。”

“要看了。”

“看什么？”

“看审判的结果，它在两周后举行。而以我的经历，我可能会被判好几年。”

“你的经历？”

“就是我以前做过的所有的傻事，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。那个清单会比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还要长！我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好律师。我特别需要一些有利于我的证人，一些来为我说好话的人。而这样的人，我可不认识几大箩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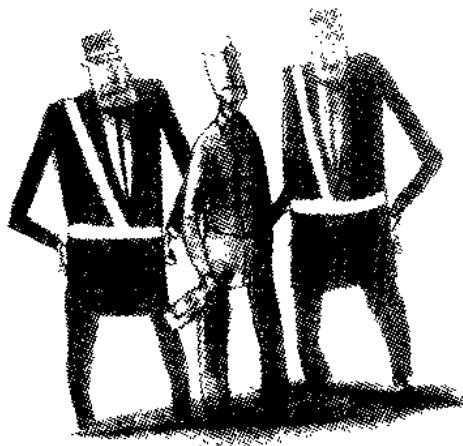
“有我呢！”我表示反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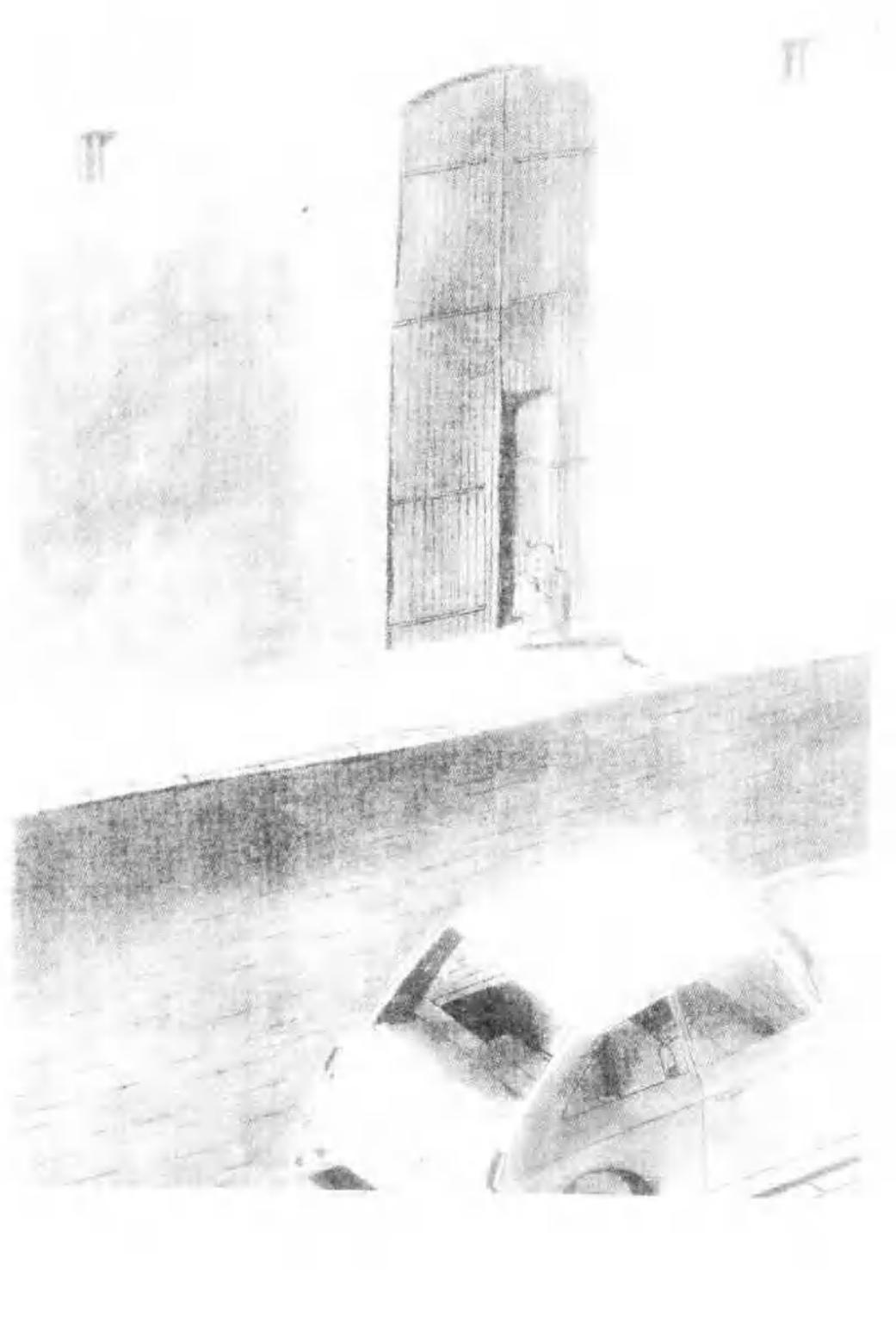
“你的证词会让我很高兴，里查德。但是在法庭上，亲人的证词才是最有效的。这必须是来自于家人的。你的妻子把手放在心口上，确证你是个好丈夫……你的女儿哭着、喊着，说你是全

世界最好的爸爸……问题是，如果我的前妻来到法庭旁听席的栏杆前，她一定是来诽谤我的。至于我女儿，我就难说了……”

门开了，看守们向托尼示意要他跟他们走。托尼重复着：

“我不能肯定她真的想再见我，我的女儿。”





2. 传 唤 证 人

取回了我的皮带后，我走出拘留所。一声汽车喇叭声把我吓了一大跳。这是我父亲，明确地说是他的车。车停在共和国大道上。我很恼火他这种习惯，他总是用按车喇叭的方式来表达是或者不是。不过，他陪我到这里来，并和监狱长商量，以便让我能够探望托尼，这总还是很和蔼可亲的。

“他还好吗，你的强盗朋友？”

“首先他不是个强盗，而他还可以更好。他的官司会在 7 月底开庭……”

“两周以后？”

“正是，爸。如果从现在开始，我不能说服他的女儿为他辩护，他就会有大麻烦了。”

我父亲发动了车子，我们慢慢驶离了盖莱。从盖莱到布尔加内夫只有 33 千米，但照这样的乌龟速度，我们可能永远也到达不了。

“你认识她吗，他女儿？”

“几乎不认识。她叫玛娅。我最后一次见到她，她向我发誓说，她再也不愿意见到她的父亲了。很明显，我向托尼隐瞒了事实真相。但是他感觉得到他女儿在回避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太清楚……她认为他是个酒鬼，是个卑鄙的家伙，总之她用了一切贬义词……而我，我想是她母亲使她反感他。更何况，她几乎不认识他，她有5年没有见过他了。”

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，她才生他的气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告诉你了我不知道。”

这个7月中旬的夏天，天气糟糕透了，克勒兹一直在下雨。从假期一开始，它就没停过。刮雨器把车窗玻璃刮得嘎吱作响。我父亲蜷缩在方向盘上，车速像蜗牛。在一个岔路口，他猛然刹住车，然后转向我。

“她住在哪儿，这个著名的玛娅？”

“在哥朗－布阁……”

“我们去那里兜一圈怎么样？”

我惊愕地瞪着父亲。自从普瓦提埃事件以来，他似乎可以读懂我的心思，而我很吃惊他又一次猜出了我的想法。

“噢，谢谢！你实在是太，老爸！”

“太什么？”

“太！”

他抬起眼睛望了望车顶，然后取道一条小的省级公路。

“多 20 千米少 20 千米，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总算加速了，“这毕竟不是什么天大的难事……”

当我们到达哥朗 - 布阁时，我一眼就认出了那间咖啡馆，托尼送我回布尔加内夫的时候在那里歇过脚。老板娘是个意大利人，她还请我吃过一个覆盆子冰激凌。露天座上方的紫藤已经枯萎了；原来天竺葵的位置，现在是些白菖兰。

“就停在那里吧，老爸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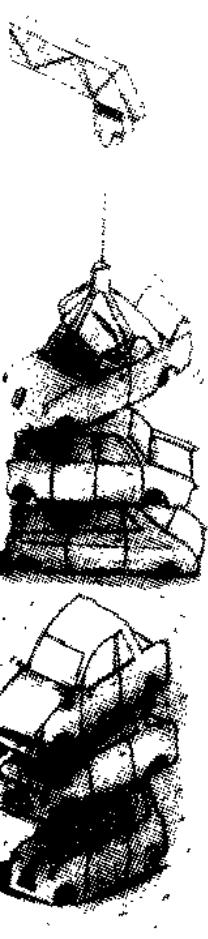
他把车停在酒吧前，我跳下车子。天继续下着倾盆大雨。我推开玻璃门，看见那美丽的意大利妇人站在吧台后面。她一眼就认出我来，要给我一杯热巧克力。

“没空，”我对她说，“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，您是否知道托尼的女儿住在哪里……”

“要解释起来太麻烦了。最简单的方法是我陪你去……”

“我和我父亲一起来的。”

“那正好，我们认识一下。昂第亚莫（意大利



语，“开路”的意思)！”

“对不起，您说什么？”

“我们走！”

我很优雅地请她在车前排入座，而我则坐到了后排。在我给他们互相介绍的时候，她给我父亲指路。我们径直来到玛娅家前面。这是一座黄芥末酱色的别墅，坐落在一大片空地上。因车祸而报废的汽车摞成了堆。一部吊车正在吊起一部汽车的残骸，在一片铁板断裂和玻璃迸裂的噪声中，它被放在一座废铁山上。

“玛娅的妈妈是这个废旧汽车收理站的主人，”那个意大利妇人解释道，“她富得流油……”

“这并不让人吃惊，”父亲说，“现在非法买卖汽车执照和汽车备用零件，使得一个收理站的收入比正常情况下要多得多……”

因为没有人笑，我又问道：

“吊车里的那个家伙，是她的一个伙计？”

“不是，是她的新丈夫。”

然后这个意大利妇人打开车门指明：

“他叫于勒。他曾经是托尼最好的朋友。”

我们按了几下门铃，但是门还是关着。我们又按了几下。两条多白尔芒犬狂吠着冲到栅栏前。最后，那个于勒从他的吊车上下来了。他身

体强健、胡子拉碴、气势汹汹，让人瞧了害怕。在把大狗拴起来之后，他给我们开了门，然后把我们带到别墅前。

“有客人！”他低沉地喊道。

玛娅和她母亲出现在门槛上。我们受到的接待比狗还不如。那女孩警告我们，如果我们是来和她谈她的父亲的，我们可以立即走人。她母亲补充说，她的前夫是个流浪汉，而且如果他再次被捕，那只能是他自己的错。
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那是我的错。”

“让他去死吧！”玛娅的母亲说。

我父亲问她是否能避免粗俗的用语，而她只是冷笑一声。玛娅显得很不自在，她低下了头。意大利妇人抬起她的下巴，请求她开口说些什么，说些真心话。而她含混不清地说，托尼是一个酒鬼，一个流浪汉，一个不称职的父亲。

“你说谎！”意大利妇人叫道，“他非常爱你，这你非常清楚！”

“他从来没有照顾过我！”

“当然！他那时在牢里……”

“他几乎从来没有送过礼物给我！”

她开始像个任性的小姑娘那样哭了起来。我从下往上打量她。她有着美丽的绿眼睛，像托尼的一样，但是里面没有一滴泪。她这个小伪君